诗痴陈有才

□周百义

有才老师要出书，电话那头吩咐我，百义，给写个序吧！一口河南固始腔，中气特足，如果不看他的履历，没人相信他已是七十五岁的人了。

年过七十，按说应当颐养天年，优哉游哉，可他好像这一生就是为了诗歌而活。上小学时开始收集家乡的民歌，读高中时开始与缪斯结缘，上大学时因诗而收获爱情，因爱情而弃学返乡，但最后却又因这诗歌改变了人生。诗一首首地写，书一本本地出，纵观他这一生，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全与这诗歌联系在一起。有人称他是民歌天王，我看不如说他是一个诗痴。你想，年少时且不说“为赋新诗强说愁”，一个耄耋老人，老妻不在了，整天在家孤灯独坐，面壁而立，满脑瓜子却还都是诗。你看，出门进门哼哼叽叽，语不惊人死不休，还把微薄的薪水，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用来出版诗集，真真地让人“哎呀呀”了。

也许这是俗人的看法，其实，我走上文学道路，与有才老师一样沉醉在字里行间，在一定程度上，与他有很大的关系。

1977年，《地区文艺作品选》第2期和第3期分别发表了我的《女夯队》、《巡回进深山》两首诗，这是我步入文坛的肇始。我不知这些带有时代印记的诗歌的发表是不是得益于有才老师的青眼，但无疑，后来我经常可以聆听他的教诲了。潢川师范办油印小报《邹菊》，有才老师写《奶浆》一诗相赠。我在潢川文联主席任上，有才老师经常下来视察指导工作。特别是有才老师搜集整理豫南民歌，对信阳诗歌创作的影响，功莫大焉。“芝麻多了要流油，山歌多了挤破喉，三餐俺用歌拌饭，睡觉俺用歌枕头，干活俺用歌加油。”这是有才老师发在1978年第4期《郑州文艺》上的山歌。因为这期上也有我的五句子山歌《丰收捷报书不尽》，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本发黄的杂志。有一段时间，我追随有才老师，也迷上了创作此类的山歌，陆续在几家刊物上发表了十余首。不过我这位学生见异生迁，几年后我竟弃五句子而去，遗憾没有继承有才老师的衣钵。不过，有才老师是一个诗歌篓子，我虽然后来没写诗，但在小说创作中，也曾得益于他山歌的滋养。记不清是哪一年在郑州开会，我与他邻座，他脱口而出，用河南固始话吟起“俺村有个张秀才，来把老娘门拍拍”这首叙事民歌。这首民歌很幽默，张秀才最后上了老娘的床，老娘还在说不是“那货色”。民歌的精髓可能就在于含蓄、简约与幽默，让人言犹未尽，加上有才老师用卷舌固始腔绘声绘色地唱诵，那对欲盖弥彰的孤男寡女跃然纸上。后来我把这首山歌用到了我的小说《窑神》中。一位作家看了小说，故事情节他没记住，其中引用的山歌却奉为至宝。据他讲，有段时间与同事见面，就互相模仿张秀才，一时成为办公室里的风景。

后来我漂泊他乡，与有才老师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有一次回到信阳，在他家的阁楼上谈文学，第一次见到他年轻时为之折腰的夫人。想当年一个才子，一个玉女，诗人宁要美人不要文凭，时代赐予、诗人努力，果然爱情美满、家庭幸福。但这次与有才老师通话，说起他的家人，他告诉我，你张老师已经走了。我没有看到有才老师的表情，但我听后黯然许久。

有才老师也许知道人终究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包括他自己，所以他才这样淡然，所以他才将余生献给自己钟情的诗歌。也许他知道诗是不朽的，所以以此陪伴终生。他已出版了五卷本的《陈有才诗文集》，近来又创作了这本《七色土》。诗集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元素，分为七个章节。说心里话，我离开诗坛太久了，对诗歌已经很陌生。但看见有才老师的新诗，我突然想起艾青的《大堰河》，真诚、率性、充满深情，歌唱家乡、亲人、自然、土地、生命，他没有雕琢文字，诗仿佛是喷薄而出，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意象，犹如带着山花的芬芳扑面而来。尽管有才老师的诗歌不再是五句子，他吸收了现代诗歌的元素，但仍可以看出他的诗是得益于民歌营养的。这是一个诗人自己的烙印，是区别于他人的特色，我为有才老师的坚守而自豪。相信岁月更替，江河万古，有才老师带有泥土气息的诗歌会永远留在这个星球上。

莫让浮云遮望眼

——读《皖南事变》有感

□王西亮

2015年1月是“皖南事变”74周年。近日接连阅读著名军旅作家黎汝清创作的长篇巨著《皖南事变》和王明方所著《茂林悲歌——皖南事变全景扫描》两书，对主人公之一的新四军政委项英的人生结局感慨颇多。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4日至16日，短短两周内，新四军9000多名官兵被国民党军队血腥围杀，上演了抗日战争最紧要关头“兄弟阋于墙”的重大民族悲剧。

此事变中，项英历尽千难百折、九死一生地突出敌人铁壁合围之后，却在隐匿的一个十分安全的山洞里，被跟随了自己数年的警卫员刘厚总开枪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新四军四号人物、副参谋长周子昆。而刘厚总恰恰是项英当年力排众议、亲自选定的贴身保镖。

要说项英，他是党的二大至五大中央委员，六大政治局委员，党内地位一直很高(曾一度高于毛泽东)，任过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代理主席，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后，他是留在苏区里党的最高领导人，抗战开始，担任新四军政委(实际上的一把手)，又有多年游击战经验，眼光不可谓不敏锐，但为何在致命问题上花了眼、走了神，认敌为友，酿出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人生大悲剧呢？有人说，主要是刘厚总隐藏太深，所谓大奸似忠。也难怪，刘厚总平时对项端茶递水，铺床叠被，鞍前马后，无微不至，而且在几次敌情紧迫之际，都是身材魁梧的他用身子背着项英，摆脱困境，闯过险关。这些举动，被项英视为忠诚可靠，引为心腹。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是刘厚总看似朴拙、实则绝顶精明的表演。这表演，像天上浮云雾中花，迷惑了项英。

自古至今，大凡大奸巨佞，阴鸷险恶之徒，都有一种独门绝技，即极善表演装饰，一面是装得谦恭老实，忠心耿耿，一面却处心积虑，丧尽天良干坏事。像清朝巨贪和珅，侍候乾隆，从衣食住行到出谋献策，从下窑子嫖妓到书案上弄墨，可谓殷勤倍至，忠贞不贰。但他背地里在做些什么呢?弄权枉法，陷害忠良，营私舞弊，疯狂敛财！实际上等于用钝刀子一刀刀在切割乾隆的五脏六腑，一锹锹在挖清朝大厦的墙角。

查阅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定律：正是和珅一类打扮成忠君爱国的佞臣奸党，像蝼蚁一样掏空了所处王朝的千里长堤，使之百年苦心经营，一朝坍塌倾覆。

于是，无数个案有了共性，形成了历史规律：凡是心术不正的奸臣，都是政坛上演戏的高手，都是乔装打扮的顶尖级人物，是潜伏最深的卧底。这类政治表演大家，像五彩浮云，在上司眼前飘来飘去，让领导看不到真相，甚至走光打眼，直至酿成悲剧惨剧。

写到这里，倒是想起了另外两个小人物的忠诚故事。

一个是《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近山，因为家庭问题，在受到撤职、开除党籍和军衔由中将降为大校的处分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妻子离婚、不少亲朋唯恐避之不及的危难之时，他的勤务员黄慎荣却勇敢地站出来，愿意陪伴他下放农场，共度时艰。后来，黄慎荣与将军结婚，陪伴将军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

另一个是明朝末年袁崇焕及其仆人的故事。崇祯时，戍北大将袁崇焕是卫明的长城、清朝的天敌，但在皇太极精心策划的反间计中，抗清名将竟成了勾结清兵的“内鬼”，被皇帝下令捕杀。袁被“凌迟”后，头颅悬于刑场旗杆之上，袁生前无数战友同事、部下亲属，竟无一人敢收取尸骨，倒是袁的一个很不起眼的仆人佘氏，半夜偷偷爬上旗杆将袁的头颅取下，悄悄葬于京城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之后，佘氏不仅终生守墓，而且立下遗训：子孙代代相守。直到民国初年，佘家10数代子孙为袁将军守墓长达近300年，写就了感天动地、神鬼惊泣、披肝沥胆、忠贞仁义的绝世篇章！黄慎荣和佘氏两个普通人物的作为，足以让那些如刘厚总、和珅之类在关键岗位、关键时刻见利忘义、叛主求荣的宵小之徒无地自容，遗耻万年。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诗经·大雅》中的《板》篇和《荡》篇，本是讽刺和鞭挞周幽王与周厉王忠奸不辨、横行暴政的，唐太宗李世民在《赠萧瑀》中用这一句话肯定了大臣萧瑀的耿耿忠心，同时也道出了“日久见人心”的哲理。其实，历朝历代，忠而见疑、奸为信用的史事不乏其例，如殷纣王之于比干、楚怀王之于屈原和令尹子兰。由此可见，大千世界，识人之难。正如收藏家马未都谈收藏感言：无论任何一个收藏大家，总有失手打眼的时候！物器如此，更何况“一颗心就是一个世界”的人呢？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生活中，愿善良的人们都能身居高层，练就一双明目慧眼，看得清真假，分得出善恶，辨得明忠奸，“莫让浮云遮望眼”，否则，就会铸成大错，遗憾终生。

学会放手

□董文俊

入冬以后，因天气太冷，每天就改为开车接送儿子上学。但新的问题来了，申城大桥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拥堵不堪，汽车如同蜗牛般在马路上爬行。虽然每天出门很早，但是由于堵车，儿子上学时常迟到。反复几次后，儿子大胆提出，在堵车严重路段提前下车，步行到学校。但我总觉得这个三岔路口车水马龙，让一个七岁的孩子在其间穿行，太不安全，所以迟迟不敢答应。后来，拗不过儿子反复要求，才勉强答应。每次，看到儿子弱小的身影在人流、车流中孤独地穿梭，我的心总是忐忑不安。经过多次尝试后，我发现儿子已经能熟悉过马路的“套路”，我的心才稍稍放下。

这让我想起儿子学走路的情景，他快一岁时，已经可以自己站立，但不敢独自迈步走路。满周岁后，有一天晚上，我让他背靠墙壁站立后，就放手离开。儿子多次伸出双手让我抱，我始终没有回应。时间长了，儿子忍不住开始大哭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也许是感觉到我压根儿就没有出手相助的意思，他终于忍不住蹒跚着迈出他人生独立行走的第一步，紧接着，第二步、第三步……足足走了十几步。从那时起，儿子慢慢学会了走路。

转眼到了儿子上小学的年龄，为了便于接送，我把他送到离单位较近的学校上学。一年级时，每天上下学都需要接送。今年春节后，已经上二年级的儿子像个大人似的，说放学后不需要我接，他自己到单位来找我。想到他毕竟才七岁，虽然学校距离我单位也仅有几百米的距离，但是沿途的商户鳞次栉比，人流车流量大，加上我担心他贪玩。刚开始，我没有答应。后来，经不住儿子的再三央求，并保证每天安全、准时到单位找我，于是，我表面同意，暗中在他放学路上，远远地尾随着，生怕出现意外。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后，我发现儿子非常自觉、听话，走出校门后就径直来找我，根本没有我所担心的那些情况。后来，索性就由他自己来单位找我。

正如孩子学走路前，因为没有尝试过，始终不敢迈出第一步那样，如果我们毅然放手，无助的他只能独自坚强地迈出步子，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许多类似的经历。想要一个人在某方面独立，就要大胆地放手，往往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或是于心不忍，或是瞻前顾后，以至于不能勇敢地放手，从而阻碍了我们前行的脚步，而当我们鼓足勇气，大胆放手后，前行的步伐就会快许多！

“虎”视眈眈 侯建平 摄

贺出山店水库开工

北郭处士

水招财，水聚财；好运降，洪福来。
出山店，茶乡现；扼淮河，保安澜。
翘首盼，梦终圆；今日始，笑开颜。
大信阳，水文章；做得活，铸辉煌。
龙腾云，展乾坤；风起舞，祥瑞生。
党中央，睿安邦；国务院，智决断。
癸未始，铁哥至；绘蓝图，兴水事。
丽日晴，天澄明；和风畅，精神爽。
碧玉嵌，美景添；胜北国，赛江南。
锁蛟龙，千秋功；泽万世，开大同。

出山店水库遐想

袁维龙

淮源桐柏向东流，横断出山万景收。
大坝壮观云汉外，碧波靓艳豫楚头。
一河安澜水无患，两岸升平歌满楼。
何子呼朋游故地，挥毫重写信阳州！

出山店水库开工有感

赵朝阳

六十年来是与非，一朝决策系安危。
平湖乍现良田保，淮水折腰玉鸟归。
古渡长台成坦道，秀湾甘岸绿柳垂。
长河东望寻涛森，万里山川尽翠薇。

心灵的结晶

——民间艺术家朱华梅剪纸集锦书序

□赵主明

我认识朱华梅已经十多年了。十年前，曾以“中华巧女”为题，写过她一篇文章。这个标题是全国妇联授予她的荣誉称号。1995年，世妇会召开前夕，她的剪纸作品《大别山古塔》参赛中国首届工艺品大奖赛，获奖后曾在国内外巡回展出。荣誉称号也是在那个时期授予的。

十余年来，我们见过多次，另有电话沟通。几乎每次相见或电话，话题都集中在艺术创作方面。她对民间艺术的苦苦追求，使我对她的认识逐渐加深。但是，却一直没再动笔写她的文章。我对她承诺说：“等你有了令人震撼的作品时，我再写一篇。”

眼下，兑现诺言的时机成熟。一来，她的作品已经交流到国外，今年十月，参加了首届中国民间艺术奥地利展，在联合国大厦会展中心参展时获得交口称赞，本人也作为中国文联民间艺术家代表团成员，出访了奥地利、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参加了斯洛伐克和中国建交60周年国宴，叶雕作品被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馆收藏。二来，多年的心血，有一个集中回顾展示，一本艺术创作的集子马上就要付梓。三来，今年有巨幅剪纸山水作品问世，看罢令我兴奋不已。

十年磨一剑。这个十年，她由青年走到中年，眼角被岁月磨出了皱纹；艺术追求也由稚嫩变得老成。岁月是把尺子，能够量出人的步长里短；岁月是面镜子，能够照出人的笑脸愁眉；岁月是盘带子，能够录下人的思维轨迹；岁月是把勺子，能够舀出人的心智毅力。岁月如大浪淘沙，淘出来的金子，总有一天光芒四射。岁月记录了她艺术生涯的路径，也打磨了人生风采。

十多年间，她的艺术生涯给我的印象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有基础，待起飞。与她初识，与猴有关。那是十二年前，我还在市委办公室工作。一天上午，著名民间艺术大师泥猴张来访，并带来一个弟子，席间得知，名叫朱华梅，与师母同为商城县老乡。

泥猴张对这个弟子相当器重，认为她的剪纸具有厚实的功底，发展前景看好，值得扶持培养，还托付我给以帮助。一月之后的一个夜晚，我接到泥猴张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当时，他正应邀在上海献艺。此时此刻，还没忘记托付的事情，显然，有催促落实的意思。

其后我到商城出差，约她见面。晚饭后，她与一位女友一起来到宾馆我的房间，带着一摞杂志、报纸、证书，还有两幅送我的作品。几句开场话后，我开始翻阅那些资料。

《河南教育》封二上的《育花》，是她发表最早的作品，时为1982年。获奖证书中，有参加河南省第二届剪纸大赛并获得二等奖的作品《茶水寄深情》；有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省第二届、第三届电影宣传画展的套色剪纸电影宣传画戏曲片《奇缘巧配》、《牡丹亭》；还有2002年10月参加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省委宣传部等十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河南民间工艺精品博览会的作品《春姑娘》，获得银奖。此后被选入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国民间文艺家人才录《中国民间文艺家大词典》。

展开她送我的两幅作品，一副为《春之韵》。画面上一位身着长裙的少女，站在碧波粼粼的河边。河边草木茂盛，少女头顶椰枝阿娜，对岸树木林立。一只小梅花鹿来到少女面前，抬起一只前腿，翘首去接少女手中的叶状食物。整个画面，给人以春风荡漾、生机勃勃的视觉感受，同时，透溢出人与大自然亲密和谐的内涵。

另一幅作品是《三不猴》。画面上排着三只猴子，中间一只紧闭双目，左边一只用爪子捂住嘴巴，右边一只用爪子捂住耳朵，题字曰“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立意新颖，线条流畅，画面简洁，主题清晰，蕴含丰富。

当时，泥猴张有件得意作品，就叫“三不猴”，立意与时代精神紧紧相随，表现形式则是手捏泥猴。徒弟同名的剪纸作品，显然是借鉴了师父的立意，或者说套用，只是把泥塑艺术移植成剪纸艺术。

这次所看到的，可以算作她的早期作品。从题材和内容上看，宽泛而欠集中，借鉴而少创新。在体验民间生活，挖掘民间艺术宝藏上还不够娴熟。

第二阶段，苦苦追求，不懈历练。那次采访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去商城，或者她来市里，常会通个电话，或者见个面。每次通话和见面，都会询问工作情况和创作成果。我这个门外汉也不厌其烦地浅谈自己的观点：高山巍巍，流水潺潺，豫南大别山区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水光山色，民风民俗，民情民意，都是丰富的宝藏。源不竭而清流不断，根不枯而枝繁叶茂。抓住这里的特色不放，足可以大展宏图。

这期间，饱蘸着豫南大别山区独特的生活气息和人文情怀，蕴含了山水风物、民生民性、民情民意、民风民俗，逐渐占据了剪纸创作主题。构图也趋向巧妙，画面也渐丰盈，情爱之美、生活之美、情趣之美尽入其中。代表作品有《打水草》、《撵山》、《摸秋》、《磨豆腐》、《夫妻赶集》、《锣鼓闹秧》、《摇到外婆桥——扯浪浪》、《千里跃进大别山》等。

从剪中功夫增加了刀下功夫，是她另辟的一个路径。她不忘剪纸的同时，又搞起叶雕创作。叶雕与剪纸截然不同，首先是创作工具，剪纸主要用剪，叶雕主要用刀。其次是受物原料，剪纸用纸，叶雕用树叶。剪纸重在剪，叶雕重在雕。剪纸不需要对纸张进行特殊处理，叶雕却有选叶和对叶子进行前期复杂加工的工序。

第三阶段，从尺牍小品到巨幅力作。叶雕受树叶的局限，作品尺幅娇小，只宜放置于案头欣赏。以前的剪纸作品，也多是小张尺幅，起不到震撼效果。去年以来，她开始在创作巨幅大别山风光类的作品上下功夫。这样的作品从立意构图到表现，难度无疑不小，所费的精力也非同一般。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内，创作出横竖两幅山水剪纸巨著。我看了为之一振，激动不已。多年的积淀，终于发力。把那重峦叠嶂、云蒸霞蔚、泉水叮咚、溪流潺潺、苍松挺立、鸟语花香的景致活灵活现于剪纸画面。

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她早年从事于电影院广告宣传画工作，曾经风光过。后来，因电影院效益的不景气而成了一名下岗女工，既要挣钱养家糊口，又要追梦实现夙愿，困难和艰辛可想而知。但是，困难没有难倒她，凭着坚忍顽强，挺过来了，闯出了一片蓝天。坚持不懈地追求，坚持不懈地努力，坚持不懈地创新，是她一步步走到成功的宝典。

如今，她的剪纸和叶雕作品颇受各界人士的好评，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曾经展示播出，其艺术水平和成就，在中国日报网、人民网、河南卫视、信阳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均有报道。

过去，听人喊她为民间艺术大师，我觉得有点过于褒奖，只能算作恭称。现在，有人这样称呼她，我感觉已不算夸张。当然，这并不是说她的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而是瑕不掩瑜，看主流。要创作出流芳百世的精品，还需要继续下狠功夫，向顶峰攀登。我与她交流过，她心里明镜一般，人生道路还长，到达艺术巅峰还有陡坡荆棘，气不能泄，劲不能松，脚步不能停。

我期待着，将来再出第二本集子时，能够引起更多读者拍案惊奇，交口称赞。

是为序。

父亲，一名“南下”的兵

□姜建中

时光若能倒回，我愿带着父亲回故乡一次，这是他最后的心结，那个遥远的家，有他最后的梦。

两年前的今天，父亲患病住院了。守在病床边，父亲最常唠叨的话是：什么时候能回家?这是父亲最后的要求，也是他唯一的请求。几次看到父亲，他的眼角挂着泪花。我问父亲：有什么事要我去做吗?他摇着头：想家，我找不到家啦！

回家，是父亲66年前对我奶奶的许诺。回家，是父亲最后的祈求。

从辽北康平到法库，从法库到调兵山。这是他曾经的家，三地之间，一块几次变动归属的土地，它叫“胡家屯”，父亲用一生牢牢记着它。这是他儿时的成长地，一条古老的东辽河，飘着柔软的河风。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深情地向我讲述着：在东辽河西岸500米，几间土坯的小房，我和你奶奶就借居在一户姓梁的亲戚家。这就是父亲的家，一间半土房，伴随他18年成长记忆，距离他生命的终结地1726公里。

1948年是父亲最忙绿的一年。入伍当夜，熟睡的父亲被班长叫起，赶赴三台子打伏击。十几分钟过后，枪声从黑夜里响起，还没等进入伏击阵地，战斗就已经打起。战士们刚冲出几十步就被敌人机枪打回，副团长带人来增援，几个进攻还是被对面火力压下来，双方隔着青纱帐对射，打了一天，团长下令撤退。刚一动身，国民党的大炮一发接一发射来，机枪子弹哗哗地像下雨。没走几分钟，一发炮弹在战士们周围炸开，全班一半人被炸翻，几个战士倒地牺牲了。父亲真侥幸，只是衣服和手胳膊被弹片划开，额头上在流血，回头看一眼，身后的国民党军还有几十米距离，父亲赶紧跳入沟里，朝追兵猛扔手榴弹。这一天的枪声，让父亲记住了一辈子。

三台子战斗后，父亲随部队休整半个多月，随后奔走600里雪路赶往长春。包围长春十几天，国民党军先后投诚起义，队伍开拔进城。走在半道上，一道急令又让部队掉头南行：3天赶到沈阳去增援。解放沈阳后，父亲又参加了解放天津战役。

1949年4月20日，部队从天津出发开始南下。说到南下，父亲就说了一个字“累”。天津战役结束后，每天猪肉炖粉条，大米白面可劲儿吃，休整两个月人都胖了，南下之后人又瘦回原样。南下是一次没有战斗的长途跋涉。

整整一年的光景，父亲从一位农民，永远成为一个“南下”的兵。辽北的枪声，让父亲没有准备就走进战争，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思乡的梦里；对父亲而言，家乡是一幅富饶且美丽的画。

住院第71天后，父亲在“南下”之城的终点站信阳安静地走了，像个战士，倒在回家的梦里，没有遗言，唯一留下的，是讲给我的故事。